



风华夫君

FENG HUA
FU JUN
JIN XIU QI

锦绣妻

“浅夏不爱他，
可是那又如何？
只要他爱她就好了。
这世上的情爱虽然伤人，
却也是最让人
无法割舍的毒。”

佳若飞雪 著

JIA RUO FEI XUE
WORKS

风华夫君

佳若飞雪 著

JIA RUO FEI XUE
WORKS

锦绣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九章 再回允州



桑丘子睿从书房里出来之后，便急步回了自己的院子。看着树叶还算是繁茂的桃树，他一时有些怔然。年年如此，只有叶子翠绿，却无花无果！这还是桃树吗？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师父不会捉弄他，他真的怀疑，师父给他的根本就不是一棵桃树！

长风看着自家主子又站在了那株枝繁叶茂的桃树前发呆了，不由得有些疑惑。

要说这株桃树种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就只长叶子，不开花，也不结桃子呢？难不成是这院子的水土不好？再看看自家主子将这株桃树当宝贝一样的样子，他一时竟不知道他家主子是不是魔怔了？整个桑丘府，要什么样珍稀的花木没有？为何主子偏偏就是对这株桃树如此上心？明明就是不开花也不结果的该舍了的废树，怎么还能让主子当宝贝似的养着？

桑丘子睿这一站，便是近半个时辰过去了，他一动不动，只是盯着这株桃树看，又似乎是透过这株桃树，看向了别处。总之，在长风看来，就是觉得主子周围的空气都有些稀薄，还有些冷！

“还是没有云小姐的消息？”终于，桑丘子睿开口了。

长风的头皮一紧，总觉得这样的主子太过冷厉，比他往日发起火来，还要更可怕三分。

“回公子，还没有。而且，属下发现，不只咱们在找云小姐。”

桑丘子睿伸出去扶叶子的手，微微顿了一下，随即唇角一勾：“看来，她是早料到了自己会有麻烦上身，才会早早地躲了起来。”

长风不解地问道：“难道云小姐还在安阳城？”

“她想要的结果，还没有等到；多年来想知道的答案，也一直无果，怎么可能就此走掉？也罢，她既然想躲，那便躲一躲也好。至少，本公子还没有兴趣为别人

作嫁衣裳。”

最后一句话，说得有几分冷肃，长风甚至感觉到了公子身上传来的阵阵杀气！

公子温润如玉，人人都道公子清雅，不然他也不会被冠以桑丘公子的美名！现在突然有了杀气，而且是在还没有任何敌人的情况下，便动了杀机，可见，主子这一回，是真的怒了！

长风跟随公子多年，脑子略微一转，也明白了公子为何气恼。若是依着他们的手段，再有几日的工夫，未必不能找到云浅夏。当然，前提是她的确还在安阳城。现在看来，怕是会有人借他们的手，来寻找云小姐了，难怪公子会如此气愤！

“去查查，看看是什么人在找他们。”

“是，公子。”

长风的办事效率很不错，不过才一个时辰，便有了结果。

彼时，桑丘子睿已经完全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正在书房内与几名谋士议事。

打发走了几人，桑丘子睿有些疲倦地伸手捏了捏眉心。如今桑丘业一死，桑丘子赫再病倒，自然是将桑丘家的权力收回来的绝好机会，他再累，也不会蠢得放过这样好的时机。

桑丘子睿想得很清楚，因为桑丘业的死，接下来，府上的任何人都不会对二房的子女多一些照顾，便是他的母亲，也不例外！比如说桑丘美的婚事等等。而桑丘子赫，更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离开本家。甚至于，将来他成亲之后，若是他不主动提及，他们大房这边，也绝对不会开口让他搬出去。所以，桑丘业一死，从某些方面说，倒是给桑丘子赫带来了几分的机会。比如说长辈们对二房的怜惜，特别是对桑丘子赫这个二房唯一的嫡子，就更为心疼几分。所以，桑丘子睿要抓紧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将一切牢牢地攥到自己的手里。

修长莹白的手指，在桌上有一下没一下地轻叩着，轻笑了一声后，桑丘子睿狭长的眸子里，闪过了一抹诡异：“桑丘子赫，这才只是开始呢！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地送出去呢。真不知道，若是你收到了这份儿大礼，会不会直接就疯了？”

长风将自己打探到的消息一一禀报，垂手立于几步开外，静等着公子的吩咐。

“任家会找他们，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可是没想到，竟然连付家也在找？”

“回公子，听闻付家的一位小姐患了重症，他们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给付小姐看病。”

“嗯。”桑丘子睿不在意地应了一声。无论他们找的是云长安还是云浅夏，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任家！

“找人盯着任家，特别是那位任家主。这个老狐狸，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是，公子。那咱们是否还要继续打压任家？”

桑丘子睿的唇角一勾，一抹奸笑浮于脸上，偏偏还有那么几分的明媚之感，实在是让人不敢多看，真怕一眼，就能让他这笑将自己的魂儿给勾走，或者是吓走了！

“当然要继续！”一双有些凉薄的唇，轻轻地吐出了这么几个字后，心情大好，“任家，注定是不能再生存于世的。”

“是，公子。”

长风明白，任家这是彻底地惹到了公子。身为公子的护卫，多年来跟随，他岂会不知道公子的本事？既然公子说了这话，那么任家，离覆灭，怕是不远了。

只是，长风此时突然就有了几分的怀疑，公子要灭了任家，真的只是因为担心大公子会继续借任家的势，而卷土重来吗？明眼人怕是都看得出来，桑丘子赫，在自家公子面前，根本就是一点儿可比性也没有了呀！

不知怎么的，长风突然就想到了云浅夏这三个字！

桑丘子睿的动作很快，京城亦很快便传来了消息。

许妃突然腹痛不止，召了太医院的数名太医诊治过后，得出统一结论，安胎药无碍，补品无碍，可是有人在许妃的寝殿内，用了一种香料，那香料中，竟然含有夹竹桃的花粉！

因为许妃用得久了，故而，才会突然出现这种症状。不过好在救治得及时，许妃已无大碍，只需静养安胎。

许妃这一出事，自然是惊动了整个后宫！

就连向来很少理会这些俗事的太后，也亲自到了许妃的宫中探视。不得不说，一下子，许妃便成了后宫的焦点人物！

皇上自然大怒。无论是真是假，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的情况下，突然出了这种情况，任何一个男人，都是不会高兴的！更何况，他还是皇上，是向来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皇上！

查来查去，便查到了一名小宫人身上，那小宫女又牵出了尚膳局，然后再扯到了梅贵妃身边儿的一位资深姑姑的身上，于是，基本上，事情算是水落石出了。虽然那名姑姑将一切罪责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可是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是傻子！

梅贵妃是欲哭无泪，想要为自己辩解可偏又出不得自己的宫门，只能由着外头的人胡思乱想，以讹传讹了！

皇上宠爱梅贵妃多年，自认对她颇为了解，原本也是不相信此事会是她做的。可是眼下人证物证俱在，也由不得他不信。特别是一想到这等手法，跟之前他吩咐梅贵妃做的，如出一辙，让他想要偏袒梅贵妃，自己都想不出理由来！

如此，事情虽然没有烧到梅贵妃本人身上，可是太后却动了真怒，以她御下不严为由，再将其禁足的时日延长了一个月。同时，她又吩咐皇后该将后宫好好整治一番。藉此，倒是让皇后再次将后宫的大权，重揽于手了！

许妃这厢受了惊，虽然太医们一再保证无恙，可太后哪里肯掉以轻心？

皇上看着娇弱的许妃，心底里不免又生出了几分愧疚，毕竟，先前她小产了三次，都是他的意思。若非因为她身边的人太得力了，怕是他压根儿就不会让她有孕的！

此事便以杖毙了几名宫人为果，也算是不了了之了。

不想，两日后，九华山上护国寺的慧觉大师被太后下旨请进了宫来，为许妃念经安心。许妃便请慧觉大师为其批了一卦。批言一出，再次震惊了整个后宫。

慧觉大师所批出来的卦象共十二个字：“天生贵胄，福泽双亲，奈何薄命。”

太后本就在一旁，听完顿时大惊，连忙让人去请了皇上。

皇上正在御书房与几名老臣议事，一听说慧觉大师竟然批出了这样一副卦象，也觉得意外，自然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还请大师解惑！”等皇上来了，太后才请教导。

慧觉大师轻施一礼，不徐不疾地道：“娘娘腹中此胎，天生贵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谓福泽双亲，娘娘腹中之子一旦降生，则会为其双亲，也便是皇上和娘娘带来福佑。严格来说，会给整个皇室带来福泽。只是，此子福泽惠及双亲，有兴家之吉兆，却需折损他自己的阳寿。”

许妃的脸色顿时一白：“还请大师明示！”

慧觉大师亦是一脸无奈：“娘娘腹中孩儿，无论男女，定是不会长寿，能活至二十，便已是极限！”

太后和皇上相视一眼，自然是听明白了。大师的意思，无非就是指许妃腹中的孩子会给肖家带来吉兆，会给皇上和许妃带来福佑，可是这孩子自己，却是不能长寿的！

许妃听罢，眼泪早就忍不住哗哗地下来了，抚上了腹部的那双莹白如玉的手，此时看上去更是有了几分的瓷白色，让人看着有些心惊。

皇上听了慧觉大师的话，自然是心动了，眼睛不自觉地就瞄向了许妃的小腹。这里头的孩子，竟然还有着这等的来历？

太后向来笃信佛法，不然也不会请了慧觉大师进宫，只是为了给许妃念经祈福安心。如今听了大师的话，她自然是喜出望外！她虽然知道皇上以前的顾虑，可是这一次许妃腹中的孩子，可是对皇上有利的，说不定，就能为皇上延十年的寿命！天下的母亲，都是自私的，太后，自然也不例外！

一直不愿许妃为自己诞下龙嗣的皇上，这一刻，是真的心动了！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坐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之后，大权在握，最想要的是什么？

自然是身体康健，是长命百岁，是永生不灭！

只是，古往今来，永生不灭，不过就是一个幻想，痴人说梦！可是这身体康健，却还是能搏一搏的。

皇上如今已年逾五十，自然是希望能再硬朗一些，能再多活上几年。这个时候，许妃的孩子，不得不说，来得也太是时候了！

一个人的年纪越大，就越害怕死亡。特别是当他眼睁睁地瞧着以前的一个个老臣，离他而去，他就更加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说，自己爱妃腹中的孩子一旦降生了，便会给自己带来福泽，这比什么都让他欢喜、兴奋、激动！

更让皇上开心的是，这个孩子无论男女，都不会长寿！甚至于，活不到成年！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一直不肯让许妃有子嗣，便是觉得淮安许氏一族，权势太盛；二来，长平王妃也出自许氏一族，若是许妃有子，怕是将来的皇权更迭，血腥味儿就更浓了。

可是，如今听到许妃的孩子根本就活不长，皇上突然就觉得自己心里轻松了不少。

原本，他也还在犯愁，到底要不要让许妃将孩子平安地生下来。毕竟，在他的心里头，这个许妃还是很善解人意的。初失了女儿，她也着实伤心了些日子，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一年，就没有人见她笑过！这会儿想起来，那个女儿，他也是觉得有些心疼呢！

虽然不是他下的旨意，可是他大概也能猜得出来，是谁害了他的女儿。只是眼下朝局复杂，到底也是没有真凭实据，他只能作罢。

如今许妃再度有孕，让他再下手将孩子给打掉，说实话，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舍的。许是年纪大了，他总觉得这会儿便是许氏真的给他生个皇子，也不会给将来的天家惹来什么麻烦了。只是，他到底对长平王府有些忌惮，这才一直没有做决定。如今，事情总算是解决了。

慧觉大师今日批的卦，自然很快便在宫里流传开了。皇上还特意下旨，许妃安胎期间，任何人不得随意打扰。没有许妃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踏足她的永福宫一步！

圣旨一下，宫人们的嗅觉自然十分灵敏，马上就意识到了，许妃娘娘，再度得宠了。

皇后从太后那里听说了这些后，细一思量，也马上就命自己的六局对于许妃的吩咐，万万不可怠慢。

不仅如此，她还亲自去探视了一番，之后又以许妃养胎为由，禁止任何妃嫔前去打扰，也算是给了许妃一个能平安生下孩子的良好环境了。

虽然许妃事先知道姑姑的安排，可是如今猛地听慧觉大师这么一说，心里头多少还是有些难受的！想要保住自己的孩子，没想到，要先与外人联合起来，诅咒他！

可是有什么办法？如果不如此，怕是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可能会来到世上！想想自己曾失去的女儿，许妃的心，不知不觉地，便硬了起来！想想早先长平王妃对自己说的那番话，许妃自从失去了女儿之后，才真正地明白了身为母亲的难处！

为母则刚！这一次，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让腹中的孩子再有事！不仅要让他平平安安地来到这个世上，还要让他平安健康地长大，这便是自己最大的安慰了。

消息传到安阳城时，穆流年正帮着浅夏在整理书籍。

“你怎么总是爱看这等书？”穆流年随手翻过了一本《地理志》，“咦？这是北漠的风土人情，你竟然对北漠有兴趣？”

“我与你不同。我是女子，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自然只能通过别人的描述，或者是从这书本中知晓。元初，你可去过北漠？”

穆流年轻轻点头：“去过。北漠那边的民风开放，不似我们紫夜，男女大防稍严厉一些。”

“民风开放？”

“嗯。”穆流年转眸看她，“在北漠，只要是男女互相看对了眼，可以直接回到各自府上，禀明家中长辈，自请婚事。还有，在北漠，女子出门上街，极少会有人遮面的。”

浅夏听得有些入迷，眼神也有些恍惚，这等开放的民风，倒是不错呢。

“北漠的民风开放，而苍溟和千雪，对于女子的约束，也稍稍宽松一些。比如说，女子亦是可以在战场上为将的！听闻大概是百年前，苍溟就曾出过一位特别有名的女将军。而千雪，当年的一位皇后，亦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们都是难得一见的奇女子呢。”

“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去北漠呢。”

穆流年笑着看向她：“会的，以后肯定是会有机会的！等我们成了亲，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浅夏脸一红，嘴角抽了抽。而云长安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含蓄了，直接就扬了扬眉，瞪大了眼睛：“穆流年，你敢不敢再无礼一点？”

相识这么久，穆流年何曾怕过他？一直以来，也都是云长安惧穆流年，既打不过，身份上又压不过，论口才还没有他好！不怕他才怪！

“浅浅，你听到了哦！是你哥哥让我再无礼一点的！”说着，他的大手就落在了浅夏的小手上，轻轻一覆，迅速收紧。

浅夏愣了愣，感觉到了手上传来的温热，一时竟也忘记甩开他的手了。

“穆流年！你，你竟敢对我妹妹无礼？”云长安说着，直接跳了起来，冲着穆流年就是一巴掌！

穆流年却是淡淡一笑，手仍然未松，反倒是用力一拉。浅夏只觉得自己被一股力道给拽了起来，再然后就掉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紧接着，便是一阵头晕目眩，出于本能，她紧紧地抓住了身边的这个人，生怕自己掉下去。

穆流年抱着浅夏竟然一跃而起，直接就到了屋顶上：“云长安，你确定现在还要跟我打？”

云长安这会儿的火气是噌噌地往上冒，大有明知打不过也要打的架势！可是一看到他怀里还抱着浅夏呢，若是自己真的跟他打，岂不是会伤了妹妹？

云长安的脸黑得跟锅底一样，咬着牙道：“穆流年，算你狠！哼！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云长安会找着机会收拾你的！”

穆流年挑眉，唇角一勾：“好呀！静候佳音。”

浅夏这会儿两手都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整个身体都悬空了，好不容易才松了口气，不那么害怕了。可是一想到这厮竟然公然占自己便宜，她自然不肯就此作罢，眼眸一转，搂着他脖子的手指便是一动。

“哟！”穆流年轻哼一声，“浅浅，再掐我就要失手了。我一失手，你可就要掉下去了。”

浅夏冲他冷哼一声，扭头不理他。

穆流年也知道浅夏的心思，自然不敢闹得动静太大了，只是抱着她在屋顶上坐了一会儿。这会儿正好天色也晚了，天边火红色的夕阳，倒是值得一赏。

“你倒是将京城里众人的反应都算计到了！想不到，你的本事倒是厉害，连宫里头也有你的人？”

穆流年轻低头看了她一眼，眸光中尽是宠溺，还有满满的几乎要溢出来的温柔。浅夏只与他对上一眼，便立马别开，这种眼神，还真是让人有些招架不住呢。

穆流年看她如此，低笑了几声，小声道：“我这样子，你竟然都不动心？唉，看来我的杀伤力似乎是弱了一些呢。”

“呃？”浅夏没听懂，有些不理解。

穆流年清了清喉咙：“桑丘子睿这次算计得实在是太完美了。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我们会请动了慧觉大师。”

“有了慧觉大师的这番话，想来，许妃能顺利地生下这个孩子了。”

“是呀，而且无论男女，定然亦是众多皇子公主中，最为受宠的一个！”穆流

年意有所指地道。

浅夏轻笑了起来，娇嗔他一眼：“你这个人！倒也亏得你能想出这样的一番说辞来。你为何不让慧觉大师直接说，许妃腹中的孩子可以保皇上长命百岁？”

“怎么可能？”穆流年说完，眼神突然就闪烁了一下，然后有些不怀好意地道，“说不定，若是慧觉大师那样说了，孩子一生下来，就得被皇上下令给用来炼丹了！”

浅夏打了个激灵，然后就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自心底感觉到了恶寒。

“浅浅，你说现在桑丘子睿会是什么表情？”

浅夏摇摇头：“慧觉大师是太后让人请进宫的，并非是皇上身边儿的任何一位妃嫔，桑丘子睿未必能想到别处去。毕竟，太后可是多年未曾理事了。”

“这倒是！不过，皇后怕是不会轻易信了是如此巧合的。让她去查也好，反正也是查不出什么的。”

浅夏的眸光一动，扭头看他。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此时就宛若两颗亮闪闪的宝石一般，将穆流年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大有让他发呆发傻的趋势。

“元初，你是如何让太后起了这个心思的？”

“秘密！”穆流年神秘地一笑，“你放心，任他们怎么查，也不可能会查到我母妃的身上的。我母妃每月的初一、十五都去护国寺上香祈福，这是整个儿京城都知道的事儿，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且，我母妃可是一直未曾进宫。”

穆流年将下巴抵在了她的肩膀上，力道自然是不大。不过，若是云长安在这儿看到了，估计又要气得跳脚了。

“你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浅夏不解地问道。

“什么决心？”穆流年反问道。

浅夏一愣：“我以为你是决意要扶助二皇子的。”

穆流年淡淡一笑：“朝中，可不是只有他们两位皇子！不急，看看再说。”

浅夏看到他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是没有一句能让人淡定的！总觉得他字字句句都是深意，可是偏自己又对此道不精，还真是觉得有的时候，跟不上他的思绪。

穆流年的两手将她圈住，左手还随意地卷起了她的一缕秀发，不停地在自己的手指上缠绕着。那丝丝滑滑的感觉，还真是让他有了几分心安，总觉得只要有她陪在自己的身边，这天下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住他穆流年！

“浅浅，云长安之前说他和云若谷都并不精通秘术？”

浅夏点头，这种事情，她也没有必要瞒他：“哥哥倒是略通一些占卜之术，可是若谷，能拿得出手的，便是那一身傲人的功夫了！”

穆流年的唇角不自觉地向下弯了弯。他并不是小看了他俩，只是现在自己喜欢

的姑娘，却在夸赞着另外一个男子，怕是谁都有些接受不了吧？

“就他们两个联手都打不赢我，还有一身傲人的功夫？”穆流年微微挑起的眉梢，预示着刚刚浅夏的那番话，让他不高兴了。

浅夏一时也忘了这茬，听他这么一说，倒是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起来，你也算是武学里头的一个妖孽了！哪有这般厉害的？我虽不会武，可不代表我就不懂。我瞧着，那个桑丘子睿的功夫，怕也是不及你的。至于桑丘子赫，我没有见过他出手，所以不好下评断。我且问你，你的这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都是什么人教的？要不要这么厉害？”

“自然厉害！你以为我小时候的苦都是白吃的？”

浅夏的脸色微僵，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了当年穆流年发病的情景——当时，原本是那样一个轻如暖阳的男子，突然间便成了那副软弱得仿佛是自己的一根手指都能要了他的命的样子。

饶是过了几年，可浅夏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心有余悸的！若是当初她不在凤凰山上，不在穆流年的身边，不知道他是否能挺得过那一关。若是自己没有重瞳，没有海爷爷临时教的那些东西，他是否能顺利地解了毒？

浅夏总是会忆起这个，倒不是因为她要记着穆流年欠自己的人情，而是总觉得，冥冥之中，她的重瞳，似乎有什么特殊的使命一般！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浅夏这几年在凤凰山上，极为勤奋刻苦，不怕难，亦不怕累，一心只想着要将自己能学会的东西，全都学会，能练得精通的秘术，一定要练得更为精通！

或许，就是在救穆流年的时候，让她有了一丝了悟——所谓的秘术，不一定就是多么神秘，多么高洁，关键是，它能做什么？是能救人，还是会害人？

“待安阳城中事了，我们一起回一趟梁城吧。我知道你还没行及笄礼，我不着急成亲，先把亲事订下，不好吗？”

穆流年的声音温柔得几乎就是能滴出水来，那带着丝丝缕缕的蛊惑的语气，不能让浅夏一下子就迷失在他的柔情之中。

浅夏有些无力地扶额，心底哀号，这不是什么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吗？

“那个，元初，这个事儿吧，不急！那个，等以后再说吧。”

看着怀里的小丫头又开始有了鸵鸟心态，穆流年轻叹一声：“浅浅，不是我心急。而是你想想，你也十五了，在京城，你这个年纪的姑娘大多都已经订了亲事了。可是你呢？再说了，你这一出京，便是五年，别忘了当初，皇上对你可是极不放心的！”

一句话，倒是让浅夏原本还有些羞怯无奈的脸色，一下子就冷凝了起来！

皇上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关心她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丫头！皇上在意的，是她这个云家人，到底会不会秘术！有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对他的紫夜江山，是否有阻碍！

浅夏的眉心微拧：“这些年来，那位竟然仍未曾死心？”

“只要云叔叔还好端端地活着，他就是又喜又忧的。喜的是，紫夜还是有一位真正算得上是秘术大师之人；忧的是，若是云叔叔被搅进了这夺嫡之战中，不知道会不会坏了他的棋局，扰了他的算盘。”

“元初，你说若是皇上得知了我的事，会如何？”

穆流年的神色不由得庄重了几分，圈着她的手臂，也微微加重了力道。

“还能如何？若是得知了你的天分，只有两种可能！”穆流年轻低低头对上了她清亮灵动的眸子，看着她眸底清晰地映出的自己的影像，淡淡地弯了唇角，“要么让他属意的继承人娶你为妻，要么，便是毁了你。”

“毁了你”最后这三个字，声音虽轻，分量却极重！浅夏不自觉地便哆嗦了一下，小脸儿微微泛了白。

“别怕，有我在！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穆流年的眸底闪过了一丝戾气，周身的气势也有些冷肃，“五年前，我便发誓要好好地保护你，照顾你。只是当初我没有那个能力，不敢夸下那个海口，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浅夏的身子微微僵了一下，然后眼睛微微瞪大了些，再看着穆流年一脸的凝重，便知他所言非虚。

这些年，穆流年奔走各地。甚至她曾听青龙说，他离开凤凰山后，差不多一年未曾出过麒麟山，而那一年，他的个子长得很快，可是体重却未增反减，可见其辛苦程度。

浅夏突然心底就有些泛酸，没来由地，便为身边的这个男子心疼了起来。

“元初，你这么辛苦，不仅仅是为了长平王府，是吗？”

穆流年轻声一笑，松开了指间的发，将她紧紧地搂了起来，下巴抵在了她的头顶，感受着发间传来的丝丝香气，像是让人上瘾的毒药，死也不愿放手！

“浅浅果然是世上最了解我的人。浅浅，我喜欢你。不是空口说白话！我的身份太过招摇，你的天分又太过让人嫉恨。所以，唯有想尽一切办法，培植出自己强大的实力，我们才能是安全的。”

“元初，谢谢你。”浅夏安心地将自己的小脸儿埋在了他的胸膛。听着他胸前传来的阵阵心跳声，浅夏突然觉得这一刻的宁静，实在是让人眷恋难舍。

浅夏知道，他说得对极。他们两个人的将来，的确是不可预料的！

长平王府多年来的鼎盛繁华，让上位者心里生了嫌隙，再加上某些心思不纯之人刻意挑拨，长平王府实在是难过。而他们云家，也不见得就比长平王府好多少！

明明就该是那般尊贵傲气的人家，可是却不得不为了全族人的性命，弃文从商！不得不说，当年她的外祖父做出了一个保全了云氏全族的英明决定。可同时，也让云氏一族，受尽了某些权贵的白眼儿和鄙视。

即便如此，皇上对云家，依然不放心。不然，舅舅当初又为何会煞费苦心地安排了那么一出苦肉计？

一想到这些年舅舅对自己的教导，浅夏就觉得云家定然是非表面上看起来的这般简单！亦非是舅舅口中说的什么，仅仅是秘术师！凤凰山是什么地方？虽算不得什么名山，可也非普通的小山丘。可是这整座凤凰山都是云家的，岂非太过离谱了？

凤凰山地势险要，听闻是百年前云家先人所得，似乎是立了什么功勋，当时的紫夜皇论功行赏时，就将这凤凰山赏给了云家。当然，在赏之前，也是请了不少的高人看过，凤凰山的风水一般，绝对不会影响肖家的龙脉，这才会赏了出去。

不过，饶是如此，浅夏也有些震惊！能将一座山给赏了出去，当时云家，到底是立了多大的功勋？

这几年，长平王府有一个假的穆世子，那浮河镇，又岂能没有一个假的云浅夏？虽然浮河镇上都是云家的人，可云苍璃仍然是不敢大意。毕竟，此事涉及的不仅仅是云浅夏的性命安全，更是整个云氏一族的命脉。

两人一直在屋顶坐到了天边的红霞彻底消失，院子里的灯火亮了起来，这才下来。

云长安看到两人有些亲密地黏在一起，就有些不痛快，上前一把就将浅夏给拽了过来：“妹妹，虽说这几年你在山上一直是跟着海爷爷和父亲的，可是自小学的礼仪规矩，不会都忘了吧？男女授受不亲！”

看着云长安阴沉的脸色，浅夏无奈地睨了一旁的穆流年一眼。她知道他俩向来有些不对盘，可是这一次，二人的举动似乎是真的惹恼了哥哥了。

“嗯，我记下了。哥哥别恼了，先吃饭吧。”

看到妹妹的态度还算不错，云长安胸口的气总算是消了大半儿。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继续碎碎念道：“妹妹，别忘了你姓云，如今还未及笄呢。再说，你如今才刚刚下了凤凰山，这外头的好男儿多着呢！你这还没有碰见几个呢，所以，婚姻大事，不着急。”

一旁的穆流年脸噌地一下就黑了下来：“云长安，我看你是皮太痒了吧？”

浅夏强忍了笑，穆流年的磨牙声，似乎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不过，看到自家哥哥总算是有了几分笑颜色，她说什么也是不能帮着穆流年欺负哥哥的。

可是，帮着哥哥欺负穆流年？浅夏心底里摇了摇头，她还真没有那个胆子！

闻名天下的桑丘公子，银发白衣，谋略三千，却只为她，杀生成魔，万劫不复！

英明神武的北漠皇，在见到了她第一眼之后，便惊为天人，从此，杀心乍起，大动干戈，只为了能将她禁锢在自己的身侧！

长平王世子穆流年，是横空出世之人，原以为的阴差阳错，才是他真正的命运归属。当牡丹盛绽，他却留恋于那十里桃花处，只为她，倾付一生！

风华锦书

安知

FENG HUA

FU JUN

JIN XIU QI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潇湘书院
www.xiangxiang.com

官方微博：@悦读纪



官方微信：yuedugirlbook



扫描关注悦读纪官方微博、微信，就有机会获得悦家最新畅销书。